

立在心中的墓碑

■ 牛飞雁

此生有两位逝者,成为我心中最大的哀痛,一是在人生道路上给予我智慧和力量的父亲,一是在日常生活中给予我温暖和关爱的外祖母。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姥姥门中度过的,因为外祖母膝下无子,我的父母便守护老人,圆成其家。外祖母十九岁出嫁,二十六岁守寡。外祖父幼读私塾,工于文墨,一九四三年参加八路军,时任文书;而后主动请缨,亲任连长指挥作战。

一九四六年于北撤途中,在沂蒙山一带壮烈殉国。从此外祖母养老抚孤,唯勤唯谨;恪守妇道,艰难终生。

一九六四年冬,当我降生人世,母亲因两乳生疮,而我几乎至断奶绝命。外祖母因此每天端碗向正在哺乳的邻里妇女乞讨乳汁,或用粗面熬成浆糊,精心照料我这嗷嗷待哺的襁褓苦婴,四十多天衣不解带,将我揣在

胸口,硬是将我从死亡线上暖活过来。在我幼年的时期,家境十分窘迫,老人除了养猪喂羊、洗衣做饭,如同劳力一样田间收种,还要兼顾一份为村办学校做饭的差事,以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她每天起早贪黑,戴月披星,身上总是背着粪筐,来回捡拾柴禾与垃圾。大雨滂沱的时刻,她要去栏里赶猪圈羊,收拾院中晾晒的粮食,倾盆大雨浇在她破烂如网的衣服后背上,严冬雪地,从家中到学校,总是布满她每天数次往返的脚印。一双畸形的小脚,满头烟尘的乱发,却始终带着幸福的憧憬和刚强的坚韧。当她年近七十的时候,顽皮不肖的我,仍在高考的道路上蹒跚逗留、两次落榜。父母劝她辞掉学校的工作,老人微笑着说:“等俺大雁考上了学,我就不再干啦!”

由于生活贫困,常年吃不到鱼肉,偶尔改善一顿生活,她总是把荤腥放在我们兄妹几人的碗中。有一次我从二中放假回家,外祖母从枕头底下摸出两毛钱来,高兴地交给我:“这是你爸让我轧面剩下的零钱,我攒了恁些天啦,留你拿着用!”其实她一生都不认识钞票的面值,也并不知道这两毛钱到底能买多少东西。在三中上学的时候,我的同学从家里捎来一包炒

面,我竟然当成普通的玉米面,拿到食堂换了饭票。在倾倒面粉的时候,我拈到砂粒状的东西,心中很是胆怯,以为家中的面粉有沙,惟恐炊事班的师傅发现,用旁边的面粉盖在了上面。可我哪里知道,这是外祖母舍不得吃,专门留给我补充身体的白糖细面。

当我们兄妹数人成家立业后,外祖母不再喊我们的乳名,都是十分尊重地称呼学名。每一家的孩子都是老人一手带大,套棉袄、缝裤子,洗衣喂饭。每当我们从自己的小家庭回去探望,老人总是把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端出来,临走时还要带上一包,不惜零零碎碎,甚至针头线脑。直到八十多岁,她仍坚持生活自理,还能提水浇园、洗衣做饭。在人生最后的几年里,她总是担心连累亲人,惟恐有病在身,卧床不起;她总是盼望着早一天健康麻利地离开人世,不给后辈们增加任何负担。2010年春节前夕,她在卫生间小解时摔破了前额,从此饮食渐稀,行见消瘦。年后我背着她下楼看病,她既忧虑又心疼地连连自语:“这可怎么弄了,这可怎么弄了!”临行前她褪下我弟弟从国外带回来的手镯,交给我的母亲说:“这东西,你们留个念想!”没等我们尽孝服侍,老人只住了一天医

院,次日凌晨安详离世。临终前依然关心其中一位婚姻不谐的外孙女,不断念叨她的名字,担心不已。

我的外祖母一生勤俭朴,自尊尊人,她不仅热心助人,亲和邻里,见人说话,无论长幼,总是老远就起身让座。她虽然没有文化,也不识字,但她却一生恪守着“温良恭俭让”的传统美德。待至两女婚嫁,尤自躬耕田畝,餐前灶后,浆洗缝纫。出必粪箕随身,归必垢汗盈怀。终老一世,未尝与人攀长论短、争高较低,无一事不为人谋,无一物秘而自给,虽劳作频年,而终生不识钱币,唯苦行厉节,委曲求全,疲惫其身,褴褛其衣,黎明即起,夜半方息。于家国戚友、乡党邻里有益无损,对骨肉亲情、半子童孙倍加怜惜。吾与老人祖孙情厚,沁脾之诚、彻骨之念,岂能概其万一。追其逝后五年,时常音容在梦,本欲清明之际立碑于坟前,但以种种缘由而未果,只得立之于心中、铭之于肺腑,且记七律一首,以昭先灵。其辞曰:“九秩星霜运总乖,老犹怜我似婴孩。风晨露坠亲情远,雪夜冰封墓草衰。未晓莲台金作柱,几时棺尾木成材?离愁无奈频追忆,常恐慈颜入梦来。”

春来荠菜香

■ 刘燕

柔柔的春风如大手般抚摸过大地,淅淅沥沥的春雨也下了,正是一年春来到。三月的田野,小河边,到处都是荠菜翠生生的影子。一簇簇,一团团,鲜嫩的荠菜像个活泼好动的小娃娃,到处遍洒自己调皮的身影。

“三月三,荠菜当灵丹”。阳春三月,正是一年中最适合食用荠菜的日子。据《诗经》《邶风·谷风》记载,“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说明我国很早就有食用荠菜的历史。荠菜不仅是一种鲜美的野菜,可作为日常食用,还具有药用价值,《本草纲目》中就

有说道:荠草,明目,养胃。《千金食治》更是称荠菜杀诸毒。根,主目涩痛。由此可见,荠菜的作用之大。

荠菜在我的印象中,最多的是用来做食物。儿时的乡下,每到的三月荠菜遍地的时候,家中的大人们总是会给小孩子们一个小篮子,一把镰刀,让我们去挖荠菜。春光里,暖阳下,脱去厚重棉衣的我们,或认真蹲在地上寻找,或嬉戏打闹,过不了多久,每个人手中的篮子里,都会有满满一篮碧绿鲜嫩的荠菜。

采得荠菜归来,用开水烫

过,或包饺子,或烙荠菜鸡蛋饼,或凉拌荠菜,都是非常的美味。我的母亲有一双巧手,常用荠菜做出各种花样繁复的美食,无论怎么做,那都是令我至今难忘的味道。母亲把荠菜与猪肉馅混合在一起,和上面皮,给我们包馄饨。馄饨皮是母亲自己亲手擀的,薄薄的一张,近乎透明,包上荠菜时,隔着皮还隐约可见荠菜嫩绿的身影。咬上一口荠菜馄饨,新鲜的荠菜还带着田野的芬芳,让人吃了满口生香。

除了荠菜小馄饨,母亲还会做一种名为荠菜油饼的美食,那

是母亲自己独创的。做法是把焯过水的荠菜切得细细的,加盐和各种调味料和入面粉中做成面团,再拍扁揉圆成一个个小小的荠菜饼,再放入热油锅中煎熟,刚出锅的荠菜油饼又热又香,不論大人小孩都爱吃。

南宋诗人辛弃疾曾经有诗云:“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在很多人心目中,荠菜不仅仅是食物的象征,更多的还是代表着过往的岁月吧。在那逝去的童年里,不仅有荠菜香,有母亲的爱,还有美好的童年和旧日的时光。

油菜花

■ 龚安明

在这个春天
我看见晶莹的油菜
用灿烂的花朵
在诉说自已绵绵不断的心愿
姹紫嫣红的春天
缤纷的花朵
是这个季节
展现的一张张笑脸
毫无疑问
油菜花开的时间最长
笑意最甜
细小的花朵
有着成串的心愿
靠家族阵容的壮观
扮靓春天的容颜

耀眼的花朵
有嫩绿的茎叶相伴
犹如一棵棵摇钱树
在早春里率先发言
亭亭玉立的身姿
赛过青春焕发的少女
如勤劳秀美淳朴的村姑
用温暖的情调和蓬勃的朝气
为春风助威呐喊
将寒意驱赶
旷野里 山岗上
一丛丛 一片片的金黄
随风而长
宛如老君炉里
流出的金丹鳞片
将丰收富贵的寓意
在充满希望的日子
祥云一样撒播人间

桃花盛开春意浓

■ 孙晋才

行观赏,恐怕没有一天的工夫是不行的。进了桃花林,漫山遍野全是桃花,远远望去,山坡红湿一片,好像是给山峰穿上了花裙子。山腰的水泥路并不宽,来观赏桃花的人,车水马龙,摩肩接踵,一波接一波的来往不断。他们在林子里有的拍照,有的坐在石坝上休息,不时传来银铃般的阵阵笑声。

我们走进了林深的地方,这里的游人稀少,桃花显得格外鲜艳。树枝上密密地开满了花。我揽过一枝,贴在脸上,一股浓郁的桃花香沁人心脾。阳光普照,清风徐来,空气清新,人在花的海洋中,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

觉。再往深处走,发现在石崖边下有一座茅屋。迎面走来一位中年男子向我们打招呼,笑嘻嘻地说:“都是来看桃花的吧,这一片桃花都是我的。”我看了看他,高高的个子,一身灰色旧衣,黑黝黝的脸上长满了胡渣子,这是一副标准的农民形象。我问他这片桃林有好多年了吧,他用自豪的语气回答说:“可不是么,这里原来

是荒山,改革开放那年,政府号召种植桃树,发家致富,有二十多年了。”“你一年能收入多少钱?”我问他,他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打了个“八”字。“八千?”我大胆地猜道。他笑了笑,摇了摇头说:“八

万。”好家伙,他一年的收入能顶上我两年的薪水,我不禁地为他高兴。是啊!这几年农民朋友确实富起来了,城乡差别在逐步缩小,城乡一体化指日可待了。

面对这十几里路长的桃花林,红红的,一眼看不到边,说它是花的海洋,一点也不过分,桃花引来了无数蜜蜂,从这枝飞到那枝上,“嗡嗡”作响,也引来了无数的游客在林中出没观光,给静静地桃花林增添了热闹非凡,桃花林显得更加生机勃勃。桃花盛开格外红,人们的生活也更加红火,祖国更加富强。

在春意浓浓的日子里,让桃花开得更灿烂,更嫣红些吧!



春日私语

■ 董国宾

枝头在吐蕊。似乎一夜下来,花朵就绽开了。迎春花做出了样子,桃花、樱花、玉兰花和油菜花,也都笑出声来。我把它们拍摄下来,它们像是在说话,又总会留半句让我去猜。

蜜蜂像一球球绒絮,逆着阳光和风斜飞。我走上前去,想把春讯和花讯告诉它们,可又责怨“嘤嘤嗡嗡”唱个没完。嘿,我怎

知道,这小东西,早在融雪之前就想好了春词。

春天就这样来啦。这一来,风筝昂起了头,古宅的檐苔墙莓也写好了醒目的标题。小山杨赶忙脱下褐色的童装,穿上绿色的春装,叫上还在梳妆打扮的岸边垂柳,匆匆走进春色里。其实,很难辨清是春天先来,还是着了新衣的小山杨后到。是植物去春天里生根发芽,还

是春天到它们的园子里去安家。

春天亮起来。野荠菜在轻吟,村姑在春耕,田间地垄还走着农耕机。我随意地想,这春草怎么总说一句言简意赅的话——春天来啦!你瞧,一张口就说遍了天涯与海角。

春天充满了思想,柔软的草茎总会让人想起童年。奶奶说,野荠菜是她的童年,还是她的春天。我不去想,也随口说起来,

野荠菜也是我的春天哦。“春天到,荠菜香。春天到,荠菜香。”森林里,绕舌的溪水挤成白花花的一团。羽族中,啄木鸟说起话来“嘚嘚”如响板。它们不解地问:“野荠菜怎么也是你的春天呢?”

我拍着圆圆的肚鼓没说话。只觉得,春天把我乐糊涂啦。猛抬起头,谁曾想,夏天的布谷鸟也迫不及待地飞来了。